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十四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言猶道也鄭自莊公

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

疏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

。正義曰作羔裘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

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

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

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正義

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

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

武之世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濡音儒洵徐音荀又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

授命之等。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渝以朱反。

疏

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為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傳渝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文訓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緣悅絹反。

彼其

之子邦之司直

司主

疏

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以豹皮

為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

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羔
祛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云三德剛
克柔克正直也粲衆意。晏於諫反

粲采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稱疏彥兮。至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裘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
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衆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

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箋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
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

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
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

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
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

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无
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

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
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

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
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衆

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

遵循路道摯執袂也箋云思望君

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摯持其袂而留之。摯所覽反徐所斬反袂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摯音覽袂面世反。

無

我惡兮不逮故也

逮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摯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逮於先君之道使我

然。惡烏路反注同逮市坎反故也一本作故兮後好也亦爾

疏

遵大至故也。正義曰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

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忿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

處怨惡我留兮我乃以莊公不逮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逮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

有。傳遵循至袂袂。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摯字

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為斂也
操字巢此遙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
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袂袂末
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袖本末別耳故舉
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傳遵大路兮
逮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逮意之速○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

箋云言執手者思望之甚無我醜兮不逮好也

醜棄也箋云醜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
逮於善道使我然○醜本亦作歎又作穀市由反或云鄭音
為醜好如字鄭云疏傳醜棄○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
善也或呼報反○疏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言子無得
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

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

疏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正

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士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摠辭未必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

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風興言不畱色也。昧

音妹警音景。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爛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

將翱將翔弋鳬與鴈

於

蚤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反將翱將翔弋鳬與鴈政事則翱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鳬鴈以待賓客為燕具。弋羊職反鳬音符間音閑繁音灼本亦作

繳疏

女曰至與鴈。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畱於色夫妻同寢相戒風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

矣而夫起夫起卽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
星尚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
事將翺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
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
之。箋此夫至畱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
之士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聞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
古士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
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
君子恒性彼旣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畱卽是相警之義也
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畱也。箋明星至色時。正義曰玉
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故起
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司弓矢矰
矢弗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矢象焉
弗之言剿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剿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
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下。弋言加之與
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弋言加之與
子宜之。宜有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鳧鴈我
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也。穀音爰本亦作
肴。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
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音洛下同。○

琴瑟在御皆不靜好

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疏

我欲為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肴。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肴也。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為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藻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

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
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

亦有琴瑟故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琕瑀
銜牙之類箋云贈

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
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

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
歡。珩音衡佩上玉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琕音居佩玉名瑀

音禹石次玉也銜昌容反狀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問遺也箋云順謂與已和順。遺尹季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箋云
好謂

與已同好。好呼報反注同。**疏**知子至報之。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
異國賓客燕飲相親設辭以愧謝之我

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
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

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為不知子之來愧
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

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圭璧也琕佩玉名
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銜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

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藻說佩
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辭下云佩玉瓊琚丘中
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璜皆是石次玉玖是佩則璜亦
佩也故云雜佩璜琚瑀瑀衝牙之類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
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瑀玟玉則
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
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
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玖所以納間謂納衆玉與
珩上下之間。箋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
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卽是此客俱辭不言來
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
侯燕聘問之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
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但
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非是異國耳又稱臣
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
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
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
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矣。傳
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筭問人者哀二十六年
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

問之者卽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
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太子音泰妻七計反以女適人

疏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正義曰作有

女同車詩者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言鄭人既摠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于齊也傳又云公

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荅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荅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荅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

桑中同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
事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
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
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正妻
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
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
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
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
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
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
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
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
寵於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有女同車顏如舜
華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箋云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
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

禮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將翽將翽佩玉瓊

琚佩有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之長女都

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疏有女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

習婦禮。洵恤旬反。不娶齊女假言忽買娶之與之同

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

將翽將翽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

中節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

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

至木謹。正義曰士昏禮云婿揖婦出門乃云壻御婦車授

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檄木槿櫨木槿樊光曰

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

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櫨一名曰檄齊魯之間謂之王蒸

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

閑。正義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故為閑也司馬相如上林

賦云妖冶閑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

亦以都為閑也。玉將將。玉將將。玉將將。玉將將。玉將將。

○玉音細字書作琚。將翽將翽佩玉將將。玉將將。玉將將。

行。將將七。羊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傳直專。

反。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箋云：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也。傳直專。

○疏。箋：女始至代。謂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謂即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傳將將鳴玉而後

行。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故於將翔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蘇如字，徐又。

音疏。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然。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

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山有扶蘇隰有

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云：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

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菡萏本

作𦵏，又作荅，戶感反。菡萏本又作𦵏，又作荅。度感反。菡萏荷華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慎本亦作顛都田反，倒都老反。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

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睹都杜反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本亦作視疏中有荷華之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出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矣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藁其其華蒨薈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